

文詩集

教彙論

天演論

侯官全集
一
二

先生集

教集

天漢祐

侯官金美

全集目次

卷一

文詩集

卷二

教養論

天演論

卷三

原富甲上

卷四

原富甲下

卷五

原富乙丙

卷六

原富丁上

卷七

原富丁下

卷八

原富戊上

卷九

原富_成下

卷十

名學

卷十一

羣學釋言上

卷十二

羣學釋言下

卷十三

續一上

卷十三

續一下

卷十四

續二上

卷十四

續二下

著作類

侯官嚴復著
中國願學子輯

上 皇帝萬言書

臣聞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一身且然。而況國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奠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處積弱難治之勢。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麻繼明。席豐履厚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為也。中國者。天府之國。廣土眾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諸部。方之蔑矣。顧今日大勢岌岌。不治將亡。為有識所同憂。而泄沓晏豫。顧取延歲時。一隅有警。則君臣相顧失色。甚者罷朝痛哭。不知所圖。舉朝之人。無有能為。陛下畫一策。出一謀。以禦侮威敵者。徒吞忍涕。忍順敵所求。如償逋然。求遂責解。相對驩然。如克大敵者。見危既不思顧。犬亡羊復不思補牢。臣伏處草野。仰觀朝廷所為。私竊痛之。臣聞古今有不為治之國。而天下無不可治之時。陛下果欲有為。則臣今所言。未必無可採擇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為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洵洵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為目論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勢之至於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機動於明代。國朝之間。而大著於道光咸豐之際。使當日者見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閔然。為深究詳察其所由來。而豫具所以待之之術。則所為外患者。一見不再見可也。不幸倣而弗圖。使之再見。三見屢見。而終不為之所。於是乎有甲午東方之役。不獨撓敗為辱也。其辱有餘於撓敗者焉。而吾國之權力。乃為天下所盡窺。雖欲為前之苟延歲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國猶未敢輕量中國也。彼以謂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奮。則以其壤地之大。物產之閎。君權之重。其富強之效。孰能當之。今者以中國之大。而辱於日本。意者其將知外情。而深以不振為憂。而力圖其所謂自奮者乎。此所以東事以還。外人之於中國。觀聽之深。十倍於曩者。凡吾朝野上下。舉動之意向。莫不深調而詳論之。何則。望之深。故察之審也。然而以彼謂有愛於中國者。則又非也。不受則何為。而深望之。曰。懼中國之終於不振。致我心破。各國平權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塗炭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

尚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金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為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國望中國自強。望之深。故察之審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臣聞天下有萬世不變之道。而無百年不變之治。蓋道也者。有國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訖五洲。但使有聲。則莫不有其相為生養。相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相保持之事。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其間。否則其聲立衰。種亦浸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之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不變之道。制為可變之法。以利其羣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是以質文代變。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聖祖宗。明諭切戒。所以期其子孫世守者。豈亦曰使內之民。物外之敵國。常無異於今。則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於至安。而歷久而無弊。必不曰情異事遷。世變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復通。猶責子孫令謹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臣嘗竊讀中外各國史書矣。見彼外洋一國既立。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傳。累千餘年而不變。即中間更制民主。置其舊君。而他日復辟。必更求其裔為之。如法蘭西前之盧夷是已。至於英德奧日比義諸邦。則舊治未廢。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獨至中國。則曰一姓不再興矣。三古以還。君此土者。不知幾易。治亂興廢。如循環然。此故何哉。司馬遷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外國窮而知變。故能與世推移。而有以長存。中國倦而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為之損益。果使倦而能通。取來者之所損益。而據為之固。世變化與時俱新。則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無易主。子孫蒙業。千祀不墜可也。何必如漢臣劉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哉。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於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則當察天意之所趨。法祖則當體貽謀之所重。天之意於何察。察之於億兆而可知。祖宗之貽謀於何體。體之於一己而可信。

近歲以來，薄海嘯嘖，扼腕扣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此，則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謙讓遜巡，終不忍言變法者，重以子孫輕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誠

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竊以為過矣。臣請得就陛下之一己之意明之，設今者陛下憤因循之

致弱，不得已審勢順時，制為一切之法以補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時之計也。而千秋萬歲之後，陛下之聖子神孫，其

所遭之世雖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猶執守陛下之法，至於不可復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財賦困窮，內憂外患

紛至而不可復支，如是而猶不變，寧使宗社傾危，種姓降為皂隸，則陛下以為孝乎？且將憫其易輟政絃，以與天下更始

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則皇天之意，莫急於利安元元，祖宗之貽謀，莫重於保世垂

統，而既徹之法度，猶芻狗之不可重陳，惟陛下早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猶能知之，而謂陛下至聖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萬里之中國，于四百兆之人民，其為榮業，可謂至矣。然

而審而言之，則所承之重，實百倍於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危急者。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

悅耳之言欺陛下，竊以為無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虛實故耳。甲午以來，情見勢屈

矣，然而未即動者，以各國之互相牽制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有為，而陰相約縱，以不戰而分吾

國，使其約既定，雖有聖者不能為。陛下謀也為。陛下謀務及此，約未及之際，此臣所謂時至危急者也。況客歲德人

之占據膠州，則外人意之所欲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東方俄日洶洶，論有策其必出於戰，戰則無論孰為勝負，而我皆有

池魚之憂，伏維皇天祖宗以丕基鴻業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

宗萬世之安，且使中國一朝而分，則此四百兆黃炎之種族，無論滿漢蒙人皆將永為賤民，而為歐人之所輕蔑蹴踏。

陛下即敝屣萬乘，不為身謀，奈九廟在天之靈，與皇太后千秋之養何？奈中國率土臣庶，所以愛戴陛下

之意何？此臣所謂陛下奉承之重，百倍於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時，其危急又如此，然則

陛下雖欲趣過目前，忍與終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諒陛下之難為也。蓋古

今謀國救時之道，其所輕重緩急者，綜而論之，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在存乎立政養才

風俗人心之降。勢急則不能不先事其標。勢緩則可以深維其本。蓋使勢無而不先事標。將立見覆亡。本於何有。顧標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標非所附。雖力治標。亦終無功。是故標本為治。不可偏廢。非至明達於二者之間。權衡至當。而節次圖之。固不可耳。夫欲審權衡。則必審察時勢。內政外交。皆瞭然見其癥結之所在。而無影響之疑。此國事之大難者也。且臣云。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為無徵之事。抑已揚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為。

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彊兵為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彊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紛紜。民俗抵冒。上下政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彊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乖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亘。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彊為哉。是故其垂謨著誠。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剗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結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繫。長慮大之勍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向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旌其純良謹慤。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未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

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當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歲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僥然不終日之勢矣。嗟乎。此其為事。豈僅

祖

宗之所不及知也哉。蓋雖周孔之聖。程朱之賢。其論治道。慮後世也。可謂詳且盡矣。然而今日之變。則所未嘗豫計也。今夫

陛下

之所以為治。與諸臣之所以輔治。不過近考

祖

宗之成憲。遠稽古聖

賢人之所著垂。詳擇其中。以措之於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嘗豫計。則陛下之為治。與諸臣之輔治者。將皆無所循效。據依以為一切因應之具。往者嘗欲不察外情而純任我法矣。顧外人不但不能我馳驅。乃常至於決裂。而我國愈病。於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從彼。苟以求一項之安。然而彼之欲常無窮。而曲意之為。將有時而必不可忍。於是

陛下

乃起而求折衝禦侮之臣。與夫綱繆未雨之佐。而平日國師不以此養才。士亦未嘗以此為學。則人才消乏之弊見矣。

陛下思所以整武備。繕封疆。與一切可以建國威。消敵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費。動輒數百巨萬。吾國度支以之處乎世。則有餘。以之圖非常。必不足。則財賦匱乏之弊。又見矣。夫人才之與財賦二者。興事者之所必資也。而皆乏如此。則

陛下縱欲為之。而安所藉乎手。且臣聞天下非財之難也。而理財為難。又非求才之難也。而知才實難。夫今日中國所處之

時勢。既大異於古初矣。則今日之才。方之於已往者。雖忠孝廉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幹時艱策外交而輔內

理者。必其詳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國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學。與其所建白者。亦將有異於古初。而異於古初者。

非陛下與內之二三臣。外之十數疆吏之所嘗學而深悉也。如是則無以知此才而為之區。其賢否矣。無以知此才而區

其賢否。則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談亂真者。日以多故。陛下雖屢下明詔。督諸臣以薦舉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緣虛

聲以為採內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薦。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實之際。不可誣也。則不幸往往有敗。敗而

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轉曰今之所謂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於吾事乃如此。然則天下固無才。抑雖才亦無益於吾事也。如

此則陛下求才之意哀。而中國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國之損幹也。無人才則所謂標本之治皆不行。於此之時。

陛下欲自為其本則事無旦暮之效為之雖切恒恐不逮於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標則

陛下在在無人才之助臣故曰居

今之曰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知

陛下之難為也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之民則見國勢頓危若此方且

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

陛下惟恭己無為順民所欲而數檢之間吾國固已富已強矣彼

英國之維多利亞不過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聰明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則尤庸闇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強之效百

年以來橫絕四海遠邁古初者則其民所自為也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勢操術與西人絕異

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為則其事非

陛下倡之於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嘗論今日中國之法雖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

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

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為而寡效

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為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圍為急矣則請練

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

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故臣聞為政之

道除舊布新相因為用者也譬如病瘡之夫欲求強健良醫臨證用藥必將補瀉兼施夫而後積邪去元氣蘇徐收滋補之效

使其執不可攻削恐傷病人之說而專補不瀉日進參耆則雖所廢多金以求良藥恐瘡疾終不可愈積邪日以益堅而大命

之傾將無日矣

陛下試觀今日諸臣所為何以異是故臣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

本而論則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為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

憂近之有廢財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取之尚遠何者將以為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為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

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蚤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至為難圖又大願

陛下之不可不勉得未變法之前

陛下之

所亟宜行者三既變法之後

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庶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

以為正惟

陛下順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亟宜行者三者一曰聯各國之歡今夫歐洲各國之事至紛紜矣然而約

而言之大抵英俄兩大權之所舉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則有法德之連其所以聯者以三國皆以傾英為謀故也蓋英之海權最

大而商利獨闢其屬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與北美之康納達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則自其國繞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蘇爾斯紅海達印度洋過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東首沿遼島埠如置驛然蟬聯不絕以為屯煤轉餉之資而輔之以全球之海線此可謂筦五洲之鎖鑰者也餘國出而行賈皆有仰於英而英則無所待於餘國然而以設埠之多也故雖為國大費而不能不盛設海軍以彈壓之此則事相為表裏者也至於俄之國勢則與英懸殊英島國也而俄處大陸地勢平衍跨有二洲游牧農漁之利最富陸師額設之多甲於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蔥嶺以西之部落夫已蔚為雄國矣然自大彼得崛起以來常以無四時不凍口門使商利不恢國威不暢為恨百數十年其君若臣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者為斯一事而已拓土開疆抑其次也彼維特海白海皆凍不足以蓄船黑海寬矣而內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則地中海東西兩頭皆英人司其門戶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爭雖死辭不能入尺寸者也咸豐末年以中國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龍江之東部於是俄肇有海參威自由之海口而其東方之畧亦用此為起點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參威一徑兩海中間徑六七千迷盧多窮微荒寒之地俄不惜萬數百兆之費創為錫伯利亞之鐵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陸道成則有以奪英之商權而大得志嗟夫謀若此此可謂高掌遠蹠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怙而我喪師日本薦食上國且有以妨俄數十年慘淡經營之大業此其勢所不能不爭者也於是俄既以助我為名矣則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則俄自知兵力之單而引以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國而思報德人也俄一舉足有以為二國輕重德不能樹襟背之敵故不得已而折入於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奧欲為從矣且使法人報德之志日久而衰則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適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國之大畧也至於泰東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於俄之助我也怨遠於俄之以我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韓之所為尤使日人噁媚不能出氣故乙未至今兩國倉皇爭為戰備簡軍峙糧無一息之逸吾沿海未償為之昂騰度日本之未與俄告絕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門固上海之雄國也往者泰東西有事英罔不執牛耳者矣顧近歲以來獨若謙讓未遑不敢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軍之費已重屬地已多恐寡數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規民主者不甚以并兼為利二也為各國所妒媚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與各國日有違言國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績備極崇閑今即不爭已多厚實爭之而勝得者無多爭之不勝國

榮頓減故常以持盈保泰為事五也君王后享國六十年矣即位以來國之富強日臻己之身名俱泰為其前史所未有當國者咸思保其晚節不忍輕舉六也以此六故雖武備日修力足以與人爭先而無往不為持重此客歲以前英人大畧之政策也然臣聞其近月以來稍稍變矣變則英日兩島國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東畧而俄人不能為讓則東方戰事始殷然矣至既戰以後各國之離合錯綜與其勝敗之數雖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國皆以日本為必危去歲土希之戰論者又以希臘為宜勝及其事驗明白皆異人言是故事變之來非臣愚所能豫決而所決然可知者則我必受其敵而已蓋外國之事如海流然方其瀾之安也則蛟龍鯨鯢翔泳奔突奮迅悅豫於濤波之中皆寬廓有餘而不足為患及其聚為海嘯則渾亂蕩瀾水之百怪皆驚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禦而所衝之地田廬民舍罔不被災者矣是故目前東方之禍苟有術以弭之亟宜早為之所臣偏觀歐亞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禍者獨中國而已而中國之中獨一人而已則

皇帝

陛下是也設令者陛下奮宸斷降德音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艘為衛上請皇太后暫為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國歷聘諸有約者與分庭抗禮為言中國天子有意為治今之來者願有以聯各主之歡以維治東方太平之局懷保中外之人民繼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義所可許者吾將悉許之無所靳且吾將變法進治俾中西永永協和惟各國之助我而具有陰謀無義侮奪吾土地而蹂躪吾人民者吾將與有義之國為連以禦伐之夫如是則不待

陛下詞之畢五洲稱聖明英武而東方分爭之禍弭矣伏維陛下所遭之時為中國古今帝王所未嘗

有則陛下應機發業亦當出於帝王所未嘗為陛下果采臣言則上之有以永宗廟萬世之安下之有以拯

億兆之黎元而作其氣外之有以解東西各國不已之兵爭而弭其禍陛下下舉賢於堯舜禹湯文武遠矣此臣所不勝

為陛下大願者也夫帝王會同在西國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驗者在西國則為數見而不鮮在

中國則曠古而非常也至於親履其地則以有知中西政俗之異同知其異同則有以施吾因應修改之治其為益甚眾有非

臣所能詳舉而細論者矣二曰結百姓之心臣聞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賈誼亦曰聖人有金城民且為我死故吾得之與俱生民且為我亡故吾得之與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降至宋臣蘇軾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結人心為本此以見自古立國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國本或搖者也其在一統無外

之世固為重矣。而處權均力敵之時。其重倍之。此誠

陛下所宜戒。微恐懼。而常目在之者也。伏維

聖清受命。自入關

定鼎以來。首革有命之弊。政作則垂憲。知意優民。刑賦役稅。尤反覆籌畫。蓋本朝十有一葉二百五十餘年之間。未嘗用一

虐刑也。未嘗加一苛賦也。未嘗興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未知征稅繇役為何事者。此其愛民之德。不獨遠邁前朝。

蓋亦同時五洲大小各國所未嘗有。夫國家惠保黎元。至於如此。而臣猶以深結人心戒。

陛下者。無他。善政經久。則習

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規孔多。則吏為屯膏。而下乃疾視。而其尤患者在尊卑闊絕。上下之情不交。兵民億兆。雖欲致愛效

忠於陛下。而其道莫由也。臣竊嘗觀之西國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戰而不易敗。得能者為將。則當者皆靡。如華威頓之

自主。與拿破侖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目見相親。撫循教訓。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將貴君尊。勢分相絕。招之以利。用之以威

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資。雖殊。而貪生之情。則一行陳之間。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啻己之恩義利害故也。真寶民

主之國。其兵所以最強者。蓋其時雖曰公戰。實同私爭。所保者公共之產業。國土所伐者通國之姦賊仇讐。勝則皆榮。而安敗

則皆憂。而辱。此所以臨陳爭先。雖挫而不潰也。至其次則銜恩顧義。不忍棄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親矣。則其賞罰必明。所以

顧恤其私者。亦必至。傷殘則有養廢之虞。稜陳亡則其妻子無饑寒。夫如是則亦效死而勿去矣。獨至主尊將貴。邈然不親。招

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應募為兵也。如牛馬然。其心固漠然無所向。迫於饑寒。覓數金之口糧。以為生計耳。至於臨陳之頃。於

其主非所愛也。於其敵非所仇也。一軍未破之時。顧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時而可用者。則必內地之戰爭。前有城池固掠之

獲。後有官職保舉之優。有一不存。其兵皆廢。夫以今日戰事之烈。火器之威。其鎗礮之利。鈍懸殊。將領之賢。不肖相絕者。固無

論矣。至於二力悉敵之際。則勝敗之數。悉以其士氣之振。人心之堅脆為分。以後之兵。當其前二。摧枯拉朽。豈待言哉。外國

知其然也。故其國主將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撫循士大夫為最急。德主於宮禁之內。特設武備學堂。親選英俊少年。已為之師

躬行訓練。而甲午之役。日本國主亦親往廣島。收恤傷亡。其皇居以中宮之尊。躬率妃嬪。而軍士織帶調禦。豈無故哉。豈無故

哉。夫今日中國之事。其可謂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渙散。無幾念同種忠君愛國之誠。最可哀痛。甲午之遼東。客歲之

膠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為。作民情之所見。端臣具有廉恥。為國諱忌。有忍為。陛下盡言者。陛下聞格物之說乎。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謂一物之完而不毀。堅而難破也。必其中質點愛力至多。如磁石吸鐵然。互相牽吸維持。而後有以禦外

力而自存。及其腐敗也。則質點之愛力漸無。抵拒舛馳。而物遂化。今中國之質點。亦可謂無愛力矣。以此而當外洋。猶以腐肉齒利劍也。雖然。陛下慎勿恨民之無良也。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為。陛下惠養此民者。不過數千之州縣而已。陛下統轄此兵者。不過數百之將領而已。凡此什

八九。皆受幸而盜其弱者也。其不見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將領之可畏。猶如鬼神。生養不為之謀。窮屈

無所于訴。而日夜厲以徵求。敲朴之事。民生星摩。不知何所可懲。士從是軍。不知為誰而戰。則其志。陛下之帝力於何有

也。不亦宜乎。且民既不知其國之可愛矣。則陛下雖歲籌無限之費。以作新器。鍊新軍。部勒止齊。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

無事。常派大臣為之簡閱。其巧密精練。皆可為無窮之美觀。獨至一旦有急。則相率以隨前者之覆轍。此列禦寇所謂居形者

亡也。曷足用乎。況其未必能及此也。議者將謂昔中國之兵。亦嘗強矣。不必如西人所為。而後可用也。則臣應之曰。不然。蓋

事之利鈍。起於相較。至於兵為尤然。戰者敵也。必經權奇正事。事可與相敵。而後可以言戰。而有一勝之可期。使其不然。則且

未戰而敗形已具。日者中國之敵。非西人也。至於內亂。則草寇耳。與草寇敵。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軍。在

前則為精兵。在今則至不足道。猶用其制。必敗無疑。何則。其所與校者異也。今者中國制度。固與外洋懸殊。居民之閒。必不能

與彼之輕簡。然兵戰之事。存亡所關。急宜略師其意。起而為之。臣之愚計。欲請陛下於臣前。言出洋回國之便。親至沿海

各省。巡守省方。縱民聚蒿呼。瞻識共主。又為躬練防練各軍。並設鼓。振其志氣。近事俄皇即位。加冕。與英國君王后金剛鑽

喜。皆游晏各部。聽民縱觀。親加勞慰。其時舉國之民。懽忭感泣。人人有戴主死敵奮不自顧之心。識者皆謂其民為可用。夫

中國之民。愛主之心。亦猶是也。特陛下忽而遠之。故隱而不見耳。一朝振之。其氣百倍。敵國見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

之人。皆愛陛下。則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為至計。不可忽也。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三。曰。抑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舊而言之也。然而抑僥倖難矣。破把持尤

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置發有為之時。勢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

子之爵祿。於是則廣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色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

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雖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

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審理勢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為治者力爭。雖刑罰有所不顧。其所備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雖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之壯圖。然與其臣公孫成往復十餘周。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於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為之助。而匡輔者少。為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挹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其害有不勝俚措者矣。夫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慮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矣。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能為中為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眾。一朝而云國家欲變其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乃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為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講學。所以稱必為有為。摩舍己之人。而後羣強而化進也。且今者中國之難。不必改用西法。而後爾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則雖經典之所載。祖訓之所垂。不能據之以敵把持之勢。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謹圖法者。王者之大政也。著於禮經。載之會典。且度量不同。圖法不謹者。其國必貧。又計學之公例也。而中國之數者之放紛雜亂。為全球之所無。日者嘗有人焉。欲為立國法矣。以一兩五錢為制。色均權等。此法立。則民無以滋其巧偽。而吏無以售其姦。而泉貨大通於中國。有無窮之利。此亦富國之本謀也。顧何以事經部臣議覆。以為多所窒礙。而萬不可行乎。釐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與外洋議及加稅。則英人常以為言。以為吾不病中國之抽釐。所抽重輕。抑非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貨。必亦以一定稅則。然後可以操籌計贏。不至虧折。而中國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疎密重輕。毫無定制。夫取於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義也。且賦民無法。則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損至多。合天下而計之。則國財之耗於無形者不少。今

陛下試取其法而整頓之。而觀各省之督撫官吏。以為何如。由此而推之。則

陛下欲變科舉考試之法。則必有收科舉考試之利者。以為不便矣。陛下欲廢弓箭。用鎗礮。毀沙艇。易輪船。罷漕運。收折色。講河工。用西法。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後之變法為大不便。總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則把持愈多。而

變之愈不易。不必問其為中法為西法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近人之論李斯。亦云小人。竊坐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貴。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為彼把持者之計。亦短矣。譬如樹木之有蟲。人一員有蟲聚而噪之。以為得計。而不念及其已甚。則樹僵人亡。而已亦與偕盡。此莊周所謂濡需歟。欲者。也。使其幡然變計。先國而後身。先辱而後已。則一員雖必不利。猶可以及其子孫。況夫處富強之國。其員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轉移之間耳。是以臣之愚計。以為

陛下治今日之中國。不變法則亦已矣。必變法則慎勿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利者。故雖至不得已而圖改革。其於人必有所齟齬。而不安。歷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顛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齟齬。而變之不難。則古今安得有亡國哉。臣聞帝王之用心。與眾庶異。眾庶急其一員一家而已。然而仁賢之士。尚有亡身以救物者。至

陛下

之用心。則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櫛者墮髮。然櫛不止者。所損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數人之私戚。而廢天下之公休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則變法為虛言。

陛下果有奇策。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

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

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

陛下之心

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為曠古之盛節。機關闢。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

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

願學曰。先生此書。蓋戊戌秋

召對時所鈔呈軍機處者。其注意在變法自強。以造成四海永

清之丕基。失此不圖

即漢族亦有隨之。不保之勢。中間剖別古今。中外異勢。尤能融貫新史。洞若觀火。而一以至誠排惻出之。此書果上。未必其無動也。不解樞機諸公。抑置未果。何竟謹慎至此。豈真如書中把持云云。隱中忌諱。逆料不便於己。欲加之罪。遂以革命一流。同類共觀耶。君子觀書。尾繼今。而言數語。中外傾耳。正欲相望。手采。乃卒以前效未覩。不得不為達人之知機。迄今北陰虛擲。忽忽五年。而國事乃愈棘矣。噫。

論世變之亟

於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

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謂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觀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所來由。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成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致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鑰也。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孽乳浸多。鑄鏡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宜以止足為教。使各安於樸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為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綱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顯斷者。頽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力因之以日窳。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又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眾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寇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戾凌之氣泯。偏災雖錄有補苴之術。獲荷雖夥有勸絕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慮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顓深目之倫。樸處此結紱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哉。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為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訾其龔抗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即